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序

忽念身本經生十歲授之父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時壯夫不爲嘗於九經有所撰述而此藝缺然亦緣早歲雕蟲之陋深自慙忸先儒言科舉業非不可學況經義本以引伸聖言非詩賦比者昔於嶺南見楊貞復先生晚年橐皆論道之旨特其說出於陸王爲詫異要亦異於雕蟲以售技者近唯陳大行際泰略能脫去經生蹊徑而多原本蘇氏父子縱橫之習以害道其於聖人之言侮之也多矣此製自王介甫至天順以前皆自以意傳聖賢之意錢鶴灘王守溪者起始爲開合起結排比之

桎梏嘉靖中葉周萊峰王荆石以來又勦襲古人文字其
變不一乃不知人閒何用此物法雖屢變要皆皎然詩式
之類耳今略作數十首以補早年雕蟲之悔稍有發明及
勸戒不必聖賢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

癸亥孟春甲辰朔王夫之記

經義目錄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 五句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一節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全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全章

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爲小人儒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全章

母意

母我

出則事公卿 全章

季路問事鬼神 全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全章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 全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者與 全章

子曰予欲無言 全章

食夫稻 至 予之不仁也

率性之謂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謂之和

詩云鳶飛戾天至上下察也

莊暴見孟子曰 全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全章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 全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全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全章

形色天性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利物足以利義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不顯亦臨

夏許男新臣卒

僖公四年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樂正子春下堂

至予是以有憂色也

經義

船山遺書七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

惟意不必如其心之正故於獨而必慎以誠焉夫好惡咸
正而凡意皆如其心不可恃心而任意也猶不可恃身而
忘心也傳者釋正心之在誠意者曰今咸謂意從心生余
而夫人恆有心外之意其孰能知之夫意生於心之靈明
而不生於心之存主靈明無定者也畏靈明之無定故正
其存主以立閑而靈明時有不受閑之幾背存主以獨發

於是心意分而正之力且窮於意知此可以釋先誠其意之說矣意流於妄往往自忘其身卽偶尔慨然有慕義之想亦動於不自知皆非自也唯心則據爲我之必然而人不能奪是其爲體也自成者也心定於貞坦然可白於物卽一往自任爲不軌之志亦不禁物之共喻固非獨也唯意則乘乎事之未形而人固莫測是其爲幾也獨知者也夫旣欲正其心矣則其自體可信也而獨幾則未可信也素所好者正矣忽一意焉而覺其可不好素所惡者正矣忽一念焉而覺其可不惡始則若可不好可不惡而忘其心因而順之則且姑勿好姑勿惡以暫抑其心習而流焉

則且惡其所好好其所惡以大移其心非但抑之移之爲
欺其自體也當其忘之已蔑心而背之欺之矣使其意稍
靜而心復見焉則必有歛然不自足之實蓋已欲正其心
固未有於好惡失常之餘能無愧無餒而慊然快足者也
然則欲使心之所信爲可好者隨意之發終始一秉彝之
好而不容姑舍心之所持爲必惡者隨意之發終始一謹
嚴之惡而不容姑忍則自慊矣此不容不於俄頃之動幾
持之也故君子於此慎之也欲正其心矣秉一心以爲明
鑑而察萬意以其心之矩意一起而早省其得失夫孰欺
此明鑑者惟正而可以誠惟其誠而後誠於正也欲正其

心矣奉一正以爲宗主而統萬意以從心之令意隨起而
不出其範圍夫孰欺此宗主者必有意乃以顯心之用必
有心乃以起意之功也此之謂慎此之謂誠此之謂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 至慎其獨也

小人而亦有其誠君子益重用其獨夫小人知有君子而用其揜著焉意有時而賢於心也獨知不可昧能勿慎乎且君子之心本正者也而偶動之幾物或動之則意不如其心而意任其過小人之心則既邪矣而偶動之幾或動以天則意不如其心而意可有功意任其過而不容不慎意可有功而又何能弗慎乎今夫小人之閒居未嘗有觸而意不生其懷必爲之惡以無所不至者有待以逞皆其畜志已堅者也心之邪也豈復知天下之有君子豈知有善之可著不善之當揜哉而既見君子矣心不知其何所

往也意不知其何自生矣厭然矣揜不善矣著其善矣則
小人之意有時而賢於其心也多矣處心積慮之成乎惡
雖人皆灼見而揜著不足以蓋其愆而有觸斯警之不昧
其良唯己獨知而揜著亦不示人以其迹嗚呼此豈可多
得於小人哉習俗之競於惡而熏心以罔覺也一君子靜
訥凝立於其側夫孰知其爲君子夫孰知君子之側不善
之不可著而必揜者則且悉其肺肝以與君子謀不忌也
則且暴其肺肝以驕君子不忌也乃至惡之所未至肺肝
之所未有而故爲矜張恐喝之辭以動搖君子不忌也如
是而後其誠亡矣牯亡之久意無乍見之幾則逃復之餘

心有怙終之勢矣故君子以爲小人之揜著誠之不可揜也莫危於意意抑有時而見天心焉莫審於心心抑有時而待救於意焉莫隱於意意且有時而大顯其怵惕羞惡之良焉則獨知之一念其爲功也亦大矣哉意不盡如其心故同藏於中而固各有其取舍意不必如其不善之心故所持在志而尤擇善於動幾使小人之意一如其心也則允矣其爲禽獸矣然則君子之正心而不加以誠意也則亦不覺而流於非僻矣故慎獨之功尤勿勿焉以意者過之府而抑功之門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學者所性之樂於朋來得之焉夫朋自遠方來矣於斯時也樂何如邪非好學不知之尔夫子爲明善而復初者言曰學者性之復而情一性也有說幾焉抑有樂幾焉說故百物不失於己樂故善氣不違於天下此非意動而有欲意得而有喜之情所得與也彼雖或當於理而不足以盈不足以永也故學者之情以樂爲至也前之無所慕後之無所期乍然遇於心而身世各得覺天下之無不可協吾意者此何幾也於事無所忤於心無所逆渙然以亡疑而神志日生覺見聞之無往不利者此何幾也夫有朋自遠